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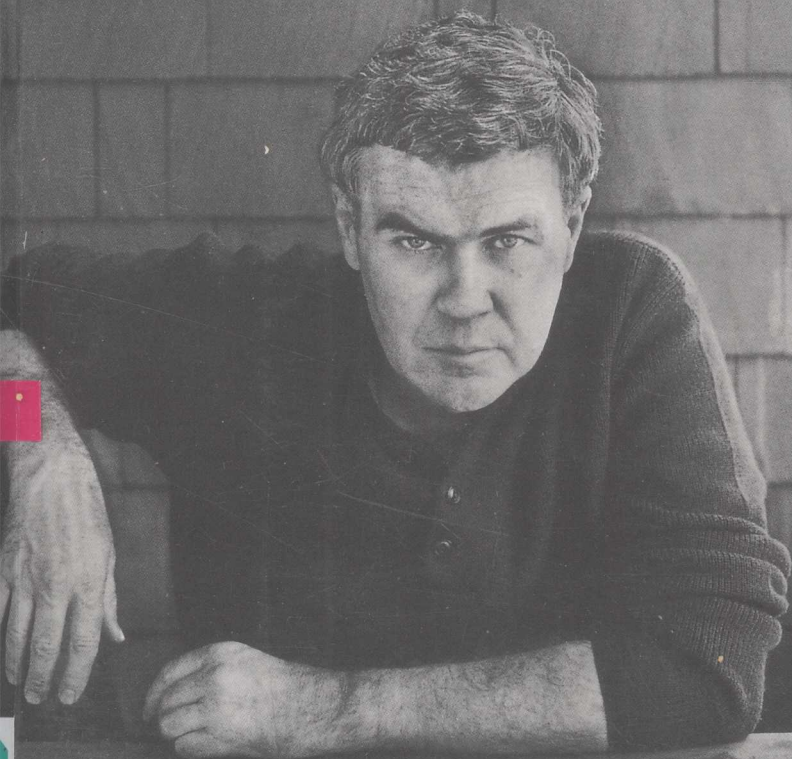
雷蒙德·卡佛

短篇小说自选集

Where I'm Calling From: Selected Stories

[美] 雷蒙德·卡佛 著

汤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雷蒙德·卡佛

短篇小说自选集

Where I'm Calling From: Selected Stories

[美] 雷蒙德·卡佛 著

汤伟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3568 号

WHERE I'M CALLING FROM by Raymond Carver
Copyright © 1976, 1977, 1981, 1983, 1986, 1987, 1988 by Raymond
Carver; 1989 to present by Tess Gallagher
Author's Foreword copyright © 1991 by Tess Gallaghe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9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美)卡佛(Carver, R.)著;汤伟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7508-9

I. 雷… II. ①卡…②汤…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0037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特约策划:秦俟全 王轶华
封面设计:高静芳

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

(美)雷蒙德·卡佛 著
汤 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5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508-9

定价:29.80 元

致谢

《大厨的房子》、《我打电话的地方》、《箱子》、《不管谁睡了这张床》、《大象》、《山雀派》和《差事》最初发表在《纽约客》上。

作者对以下刊物允许再版本小说集里的小说表示感谢

《安泰乌斯》、《安提俄克评论》、《亚特兰大》、《卡罗莱纳季刊》、《科罗拉多评论》、《十二月》、《论述》、《时尚先生》、《小说》、《大道》、《格兰塔》、《时尚芭莎》、《爱荷华评论》、《堪萨斯季刊》、《密苏里评论》、《新英格兰评论》、《北美评论》、《西北评论》、《巴黎评论》、《观点》、《犁》、《西部季刊》、《塞内卡评论》、《西南风》、《月刊》、《西方人文》。

献给苔丝·嘉拉佛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因为，只在尘世上走一遭，我们既不能和前世相比，也无法对来世加以完善。

米兰·昆德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编辑的话

这本选集基本上按照小说写作的时间顺序编排。对部分小说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对几篇小说的题目作了改动。

没人说一句话	1
自行车、肌肉和香烟	16
学生的妻子	26
他们不是你的丈夫	34
你在旧金山做什么？	41
肥	49
阿拉斯加有什么？	54
邻居	68
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	74
收藏家	90
亲爱的，这是为什么？	97
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	102
凉亭	112
还有一件事	119
小事	123
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	125
严肃的谈话	131
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	138
距离	151

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	160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	172
平静	191
维他命	196
小心	212
我打电话的地方	223
大厨的房子	239
发烧	244
羽毛	266
大教堂	285
一件有益的小事	300
箱子	323
不管谁睡了这张床	335
亲密	349
牛肚汤	357
大象	371
山雀派	385
差事	402
译后记	413

没人说一句话

我能听见他们在厨房里说话。听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但他们在争吵。过了会儿，争吵声没有了，她哭了起来。我用胳膊捅了捅乔治。我以为他会醒来，对他们说点什么，好让他们觉得内疚而停下来。但乔治就是这么一个混球，他开始又踢又叫。

“别捅我，你这个狗娘养的，”他说，“我告你的状去！”

“你这个笨狗屎，”我说，“你就不能聪明一回？他们在吵架，妈在哭。你听。”

他把头从枕头上抬起来听了一会儿。“我才不管呢，”他说完转过身去，面朝墙接着睡他的觉。乔治是天底下最大的混球。

后来，我听见父亲离开家去赶公共汽车，出门时他使劲摔了一下前门。她曾告诉我说他想把这个家给拆了，我不想听这个。

过了一会儿，她进来叫我们去上学。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古怪，我也说不清楚。我说我肚子不舒服。已经是十月的第一周了，我连一次课还没旷过呢，她能说什么？她看着我，但似乎在想别的什么。乔治醒了，在听。我从他在床上的动作就知道他醒着。他在等着事态的发展，好决定下一步该干什么。

“好吧。”她摇了摇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在家里待着吧。但不许看电视，记住了。”

乔治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也病了，”他对她说。“我头疼。他整夜

都在捅我踢我，我一夜都没睡。”

“够了！”她说，“乔治，你得上学去！不许你待在这儿，整天和你哥打架。现在就起床穿衣服。我说话是算数的。我今天早上不想再干一仗了。”

乔治等她离开房间后，才从床脚处爬出来。“狗娘养的，”他说，一下子把我的被子掀开了。他躲进了卫生间。

“我会宰了你的，”为了不让她听见，我压低声音说。

我在床上一直待到乔治上了学。当她准备去上班时，我说我想学习，让她为我在沙发上铺个床。茶几上放着埃德加·莱思·布劳夫斯^①的书，那是我的生日礼物，还有我的社会学课本。我不想看书，希望她快点离开，我好看电视。

她在冲抽水马桶。

我等不及了。我打开电视，把声音关掉。我去了厨房她放大麻烟的地方，从烟盒里抖出三根来，把它们放在了碗碟柜里，然后回到沙发上，开始读《火星公主》。她从房间里出来，瞟了一眼电视，但什么也没说。我的书是打开着的。她在镜子前拢了拢头发，进了厨房。她出来时，我忙低下头看书。

“我要迟到了。再见，甜心。”她没提看电视的事。昨晚她曾说过，要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的话，她真是一点上班的心情也没有。

“什么都别烧，你不需要开炉子煮东西。饿了的话，冰箱里有金枪鱼。”她看着我，“但你要是肚子不舒服的话，最好什么都别往肚子里放。不管怎么说，你都不需要点炉子。听见没有？吃点药，甜心，希望你的肚子到了晚上就好了。也许今晚我们都会觉得好点了。”

她站在门廊那儿，转着门把手。她看上去像是要说点其他的什么。

① 埃德加·莱思·布劳夫斯(Edgar Rice Burroughs, 1875—1950):美国小说家。擅长科幻小说和犯罪小说。是人猿泰山(Tarzan)这个角色的创造者。

她穿着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裙子，系着黑色的宽腰带。有时她说这是她的套装，有时又说这是她的工作服。打我记事起，这套衣服不是挂在壁橱里，就是挂在晾衣绳上，要不就是在晚上被手洗，或在厨房里被烫平。

她从星期三工作到星期天。

“再见，妈。”

我等着她发动车子，她在让车子预热。听见她开走后，我爬了起来，把电视声音开大，然后去取大麻。我抽了一根，一边看一个与医生护士有关的电视剧，一边手淫。稍后，我换了一通频道，就把电视关了。我没了看下去的心情。

我读完了塔斯·塔卡斯^①爱上一个绿色的女人、结果亲眼看到她第二天被那个嫉妒的姐夫砍掉脑袋这一章。这大概是我第五次读这一章了。而后，我进他们的卧室查看。除了避孕套，我并没想着要专门去找什么，我曾经到处翻了个遍，也没找到过一个。有一次，我在一个抽屉靠里面的地方发现一罐凡士林。我知道它肯定和那件事有关，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研究了一番标签，希望从中能看出点什么，比如是干什么用的，或怎样使用这一类的描述。但是没有。标签上仅有这几个字——纯凡士林。但看了这几个字已足以让你硬了起来。极好的幼儿园救助用品，背面的标签是这样说的。我试图找出幼儿园——秋千、滑梯、沙箱、悬空梯——和他们在床上做的事之间的关系。我曾多次打开这个罐子，闻闻里面的味道，看被用掉了多少。这次，我没有碰那个纯凡士林。我是说我只是看了看它是不是还在那儿放着。我翻了几个抽屉，也没指望找到什么。看了看床底下，什么都没有。我看了眼壁橱里面放零用钱的罐子。里面只有张五块的和一张一块的，没有零头。拿了的话，他们肯定会发现的。过后，我觉得我该穿

^① 塔斯·塔卡斯(Tars Tarkas)：埃德加·莱思·布劳夫斯的幻想小说《火星公主》(《A Princess of Mars》)里的一个角色。

上衣服,走着去桦树溪。鲑鱼季节还剩下一个多礼拜,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再去钓鱼了。大家都在等着猎鹿和打野鸡季节的到来。

我找出我的旧衣裳,把羊毛袜子套在我平时穿的袜子的外面,仔细地给靴子串上鞋带。我做了几个金枪鱼三明治和双层的、夹了花生酱的饼干。给军用水壶灌满水,把它和猎刀一起挂在腰带上。出门时,我决定留张纸条。我写道:“好多了,去桦树溪。很快回来。雷。3:15。”那是四个小时以后的时间,比乔治从学校回来的时间提前大约十五分钟。离家前,我吃了一个三明治,又喝了一杯牛奶。

外面天气很好。虽然是秋天,但除了夜里外,并不太冷。夜里,人们会在果园里点上熏烟罐,早晨起来,你的鼻子上会有一圈黑色。但没人说什么。熏烟是为了防止没长大的梨子被冻坏,这样做就没事了。

去桦树溪,你得走到我家门前这条路的尽头。在它和十六街相交的地方,左拐上十六街,爬到坡顶,过了那片墓地后,下坡到雷尼克斯,那儿有家中餐馆。在那个十字路口,你可以看到机场,过了机场就是桦树溪。十六街在十字路口变成了景观路。你沿着景观路走一会儿,就会遇见一座桥。路的两旁都是果园。路过果园时,有时你能看见野鸡沿着田垄奔跑,但你不能在那儿打猎,因为一个叫马苏斯的希腊人有可能给你一枪。我估计走路的话,整个路程大约要花四十来分钟。

我在十六街上刚走了一半,一个开着红色车子的女人在我前方的路边停了下来。她摇下乘客那边的窗子,问我是否要搭车。她瘦瘦的,嘴边长着些小小的青春痘,头发被发卷卷了上去。但她的穿着还是挺时髦的。她穿了件棕色的毛衣,里面的奶子看上去很不错。

“逃学呢?”

“我猜是。”

“要搭车吗?”

我点点头。

“快进来,我还有急事。”

我把飞蝇竿^①和柳条鱼篓放到后座上。后座和地板上放了很多梅尔店的购物袋。我想找点话说说。

“我去钓鱼，”我说。我脱掉帽子，把水壶转到身前，靠着窗口坐了下来。

“哇，你不说我肯定猜不出来。”她笑着说。她把车开上了路。“去哪儿？桦树溪？”

我又点了点头。我看着我的帽子。这是我叔叔上次去西雅图看冰球赛时给我买的。我实在想不出还能说点什么。我吸着腮帮子看着窗外。你总在设想被这么一个女人选中。你肯定你俩会为对方发狂，她会把你带回家，让你和她疯狂做爱。想到这我不得硬了起来。我把帽子移到我的膝盖处，闭上眼睛，努力去想棒球的事。

“我总说有一天我会去钓鱼的，”她说。“都说它能让人放松。我是个紧张型的人。”

我睁开眼。我们停在了十字路口。我想说，你真的很忙吗？你想从今天早上开始吗？但我不敢看她。

“这儿行吗？我得转弯了。对不起，今天早上我有点急事。”

“没事，这就可以了。”我把我的东西拿了出来。我戴上帽子，说话时，又把它脱了下来。

“谢谢。再见了。也许明年夏天，”但我没能把话说完。

“你是说钓鱼吗？没问题。”她像其他女人那样，冲我晃了晃几根手指头。

我开始往前走，想着刚才该说而没说的话。我现在能想出许多话来了。我当时是怎么了？我用飞蝇竿抽打着空气，又使劲吼了两三声。

① 飞蝇竿(Fly Rod)是用于飞蝇钓鱼(Fly Fishing)的渔竿。与通常的钓鱼方法不同，飞蝇钓鱼者站在不同深度的浅水里，或者坐在船上，在头顶不停摇动渔竿，带动鱼线作圆周旋转。鱼线末端是诱饵(鱼钩隐蔽在其中)，诱饵是不同大小的假飞虫比如蜻蜓，用来钓不同尺寸的鱼。摇动鱼线时，河里的鱼以为是昆虫在水面上空飞翔，所以会跳出水面去吃。

其实我该邀请她一起吃午饭来打开局面。我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一下子，我们就在我房间的被单下躺着了。她问我是否可以不脱毛衣，我说不介意。她也不想脱裤子。那也没关系，我说。我不在乎。

一架正在降落的私人小飞机低飞过我的头顶。离桥只有几步远了，我能听见流水的声音。我飞快地冲下堤坝，拉开裤子拉链，冲着溪水尿出五尺多远。这肯定创了个纪录。我慢慢地吃着三明治和夹了花生酱的饼干，把水壶里的水喝掉了一半。我准备就绪了。

我琢磨着该从哪儿开始。自从我们搬来后，我已在这儿钓了三年鱼了。父亲过去常开车带我和乔治来。他在一旁抽着烟等我们，他给钩子穿上鱼饵，接上被我们弄断的鱼线。我们总是从桥那边开始，然后往下游走，每次我们都能钓到几条鱼。鱼季刚开始时，会有那么一两次，我们能钓到允许的上限^①。我理好线，先在桥下甩了几竿。

我一会儿在岸边，一会儿在一个大石头的后面甩竿。但什么都没钓到。有一个地方的水纹丝不动，水底铺满黄色的叶子。我从上面看下去，只见有几只小龙虾举着它们难看的大钳子，在那儿爬来爬去。鹈鹕从灌木丛里飞出来。我扔了根树棍子，一只公野鸡从十尺远的地方咯咯叫着跳了出来，吓得我差点把鱼竿给扔了。

小溪不太宽，水流也不急，几乎走到哪儿溪水都不会漫进我的靴子。我穿过一个到处都是牛粪的草地，来到一个出水的大管子跟前。我知道管子下方有个小坑，所以很小心。到了可以垂钓的地方后，我跪了下来。鱼钩刚碰到水面就被咬了，但我还是让它给跑了。我感到它带着钩子打了几个滚，然后就挣脱了，鱼线反弹了回来。我重新装了一个三文鱼蛋，又试着甩了几竿。但我知道我已经触了霉头了。

我登上堤坝，从一个柱子上钉着“禁止入内”牌子的栅栏下面爬了

^① 在美国的许多州，有法律规定每次钓鱼最多只能钓几条。这里说的钓到了上限是指钓到了允许的条数，有钓了不少的意思。

进去。机场的一条跑道从这里开始。我停下来查看一些从路面裂缝里长出来的野花。你可以看到轮胎接触跑道的地方以及留在花上面的油腻的滑痕。我从另一侧下到小溪，一边钓一边往前走，直到来到水潭眼前。我不想再往前走了。三年前我第一次来这儿钓鱼时，溪水就在堤坝顶端下方一点的地方翻腾，水流急得根本没法钓鱼。现在的水面比堤坝低了六英尺。溪水翻着浪花，沿着深不见底的水潭顶部的一条细小溪流往前流。再过去一点，小溪的底部开始往上升，水又变浅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上次来的时候，我钓到两条大约十英寸长的鱼，一条看上去有这两条两倍那么大的鱼却给溜了（那是条硬头鲮，我爸在听了我的描述后告诉我说）。他说它们在早春涨水的时候来这儿，但大多数不等水位降下来就又游回河里去了。

我往鱼线上加了两个坠子，用牙齿把它们咬合。然后，我装了一个新鲜的三文鱼蛋，把它抛向浅滩，水流经过那里流向水潭。我让水流带着它往下走。我能感到坠子在岩石上面轻轻叩碰，这和鱼上钩时的抖动不一样。鱼线绷紧了，水流在水塘的尽头把鱼蛋带出了水面。

走了这么远却什么也没钓到，这让我觉得窝火。我把鱼线都扯了出来，又甩了一竿。我把竿子靠在一根树杈上，点着了倒数第二根大麻。我抬头看着峡谷，开始想那个女人。因为我要帮她搬食品和杂货，我们去了她家。她丈夫在国外。我抚摸着她，她颤抖起来。我们在沙发上法式接吻时，她说她要去卫生间。我跟在她后面，看她褪下裤子，坐在马桶上。我已经硬得不行了，她招手让我过去。正当我要拉开裤子拉链时，听见小溪里传来“扑通”一声。我抬头一看，就看见我鱼竿的尾部在那儿晃个不停。

它不是特别的大，也不怎么挣扎。但我还是遛了它好一会儿。它侧着身，在下方的溪水里躺着。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鱼。它看上去很奇特。我收紧线，把它拎到岸边的草地上，它在那儿扭动起来。它是条鲮鱼，但它是绿色的。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鱼，它的两侧是绿色的，夹着

黑色的鳟鱼斑，稍带绿色的头，和像是绿色的肚子。它的绿是一种苔藓的绿。就好像它被苔藓裹了很久，苔藓的颜色都掉在它身上了。它很肥，我奇怪刚才它为什么不使劲挣扎。我怀疑它是不是有病。我又研究了它一会，就结束了它的痛苦。

我拔了几把草放在鱼篓里，把它放在草上面。

我又甩了好几次竿，估计肯定有两三点了。我觉得我该往桥那边走了。我想回家前在桥下再钓一会儿。我决定等到夜里再去想那个女人。但想着夜里将会来临的“硬”，让我现在就硬了起来。而后，我觉得我不应该老这么做。大约一个月前，一个没人的周六，我手淫后马上抓起本《圣经》，对着它赌咒发誓说我再也不做这件事了。但我把精液沾在《圣经》上了，我的赌咒发誓只持续了一两天，就又是一切如故了。

往回走的路上我没有钓鱼。我走到桥下时，看见草地里有辆自行车。我四下看了看，见一个和乔治差不多大的小孩正沿河岸往下跑。我向他走去。他转了个弯，向我走过来，眼睛却盯着河水看。

“嗨，干吗呢？”我喊道。“出什么事了？”我猜他没听见我的话。我看见他的鱼竿和钓鱼袋都在岸上放着，我丢下我的东西，向他跑过去。他看上去像只耗子，我的意思是他长着龅牙，胳膊细细的，那件破旧的长袖衫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小了。

“天哪，我发誓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一条鱼！”他大喊大叫道。“快点！看！看这儿！它在这儿！”

我向他指的地方看去，心跳噌的一下子上去了。

它有我的胳膊那么长。

“天哪，哦，天哪，你看啊！”男孩说。

我盯着它看，它在一个伸到水面的树枝的阴影下面歇着。“全能的上帝啊，”我对着鱼说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我们该怎么办？”男孩说。“我真该带着我的枪。”

“我们去捉住它，”我说。“天哪，你看！我们把它弄到浅滩上去。”